

雙城記

何冀平

廣東話有許多傳神金句，像這句「各花入各眼」。

應邀去江南，參加《評論新視野》論壇，初初我有些遲疑，沒有回覆去還是不去。我長年專職寫作，從未寫過評論文章，和評論不是一個界別。記得當年在中央戲劇學院讀書，戲劇文學系只有一個班45個學生，一半學理論，一半學創作，讀的書，上的課，看的聽的，連任教老師都不同。但主辦會議方說，就是想從劇作家的角度，講一講對藝術評論的看法。

近日《明月幾時有》香港上畫，兩地的評論不少，從最著名的藝術評論家、有幾百萬粉絲的網絡大V、作家、理論家，到普通的升斗百姓、年輕學生、少進影院的老年人，以至東江游擊隊和紅軍後人。有的長篇論述，有的三五精句，都在評論。作為這部電影的參與者，看到各種評論，我常聯想起這句「各花入各眼」。

試舉一例，比如結尾。不論戲劇還是電影，結尾是戲的精華所在，也是最難寫的部分。按照荷里活和普天下的「編劇技巧」，在影片結束前五分鐘，必得有一場高潮戲，如果是動作片，必是主角與反派生死搏鬥，不論雙方背後有多麼雄厚的實力，也得單打獨鬥，而且必得正方先陷於萬劫不復，再神奇般躍起，把對方打倒在地，讓他死得極慘，於是皆大歡喜 Happy ending。

各花入各眼

《明月幾時有》的結尾完全可以有一場動作戲，東江游擊隊和日本仔打得你死我活，男女主角全上陣，一死一傷，反正劇組請有香港一流的武指，槍炮彈全齊。

而結尾只是一場離別。天上一輪被些許雲霧遮擋的月亮，男女主角像往常一樣，全程笑着，沒有悲悲切切，但是笑中有悲，此一別不知今生能不能再見。方姑向上船的黑仔擺擺手。黑仔的小木船，駛向茫茫大海。導演用長鏡頭慢慢從黑暗蒼茫中拉過來，拉過來，高樓、大廈、招牌、霓虹燈，璀璨的維多利亞港。看過多少遍，每次看到這裡，我還會淚流滿面……

這樣的結尾不知稱不稱得上有血有淚，激蕩人心，更不敢說，這樣的結尾，不符合這個大風雨、大歷史的抗日影片，但真是一個不符合荷里活導演、編劇法的結尾。如果有讀有彈，只能是這一句「各花入各眼」。

事實上的劉黑仔此一去再也沒有見到方姑，一年後他就死在戰場上，終年27歲。



■彭于晏在《明月幾時有》飾演劉黑仔。

再見，三哥

在這個少子化的時代，「再見，三哥」這句話，相信是很難才聽得到了，因為一個家庭要生到第四個孩子，而且第三個還一定要是男孩，才有機會被老四在和老三道別時說聲「再見，三哥」。

現代社會，一男一女兩個小孩是最理想，為了追求生男而迫生到第三個真是男嬰時，就打住不再生了。要說說聲「再見，三哥」，可能性就更少了。

不過，這裡說的「三哥」，不是親屬關係中真正排行第三的兄長，而是舊時北京人人都幾乎要尊稱一聲的「三哥」。趙鴻明和汪萍合著的《舊時明月——老北京的風土人情》（當代世界出版社），裡面有篇「大雜院的營生」說，從前的北京沒有自來水，生活上的用水都要依靠井水、泉水和河水。「為了解決水荒，金代開始開發北京西山水源。元代水利專家郭守敬修建的『白浮引水工程』，就是把京西的水通過人工渠道引入皇宮使用。明

清改造水道也是為皇宮使用。就是什利海水域的水，雖然可以飲用，但不經皇帝特批，王公大臣也不能使用。」

因此，居民使用水，依賴的是向水行買水。水行又稱「水屋子」，北京俗稱「水窩水」和「井窩子」。在清代末期北洋政府時期，管理水井的山東人向清政府承包了水井，在解放前，井窩子的主人形成氣候，在社會上有一定勢力，一般老百姓是惹不起他們的。水窩子賣水時要將大木桶的塞子拿開，放水到小桶裡才販售，所以俗稱為「水塞兒」或「水三兒」，由於老百姓不敢得罪這些「水三兒」，所以都尊稱他們為「三哥」。因此，當時如果不說聲「再見，三哥」，那就沒有水使用了。

沒水用的結果，在這個悶熱的七月天，港人都能體會吧？好在現在的北京跟香港一樣，都有自來水可用，不必向「三哥」買水。但是，我們還是時常向「七哥」——7-11買蒸餾水和汽水。

內地出版界新現象

最近，在中央第四台看到了許多介紹中國科技發展和重大工程的工藝技術的突破的新聞專題報道，準備為小孩子講解一下國家的進步情況，於是到深圳書城，看有沒有反映中國科技和工業技術進步的書籍，結果非常失望，找了兩個小時，才找到一本。

我問店員，書櫃上有沒有這方面的書籍，店員指示着一個方向，就是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出版部的書櫃，說你過去就尋一下吧，接着他講了一句：「有關的書櫃，一年也賣不出兩三本。」結果，我就到書櫃前，發覺都是政治理論、評論的書籍，而具體介紹中國近五年來的科技成就、工業技術成就，基本建設工程成就或者「一帶一路」基本建設受到各國人民讚揚的書籍，一本也沒有。

整個「一帶一路」和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形勢需要，要很好地介紹中國的成績和推動經濟發展的經驗，需要出版這樣的書籍。看來，內地的出版界大大落後了。

最暢銷的，是什麼書？就是有關大學中學考試的書籍，或者是補習需要的作業練習，生意滔滔不絕。還有是少年兒童閱讀的故事書和小說，書架前坐滿讀書的小觀眾。現在大家都向錢看，於是出現了兩個極端現象，一些出版公司專門出能夠賺錢的書。一些官方的出版社，



■某些書的發行量並不多。

網上圖片

采風

電懣與長腿姐姐葉楓

此山中

鄧達智

年輕一輩大概不曉得誰是葉楓，就算是筆者，童年對葉楓的認識亦只是透過家中長輩的邵氏電影公司官方刊物——《南國電影》。

後來才知道邵氏時代的葉楓雖然與李麗華、林黛、樂蒂等，同為一級演員，但與1965年改名國泰、前身電懣電影公司時期上世紀60年代前後的葉楓已經大不同。

電懣是一家文化味濃的機構，新加坡母公司國泰創辦人陸運濤（香港大學主堂陸佑堂名稱出處，清末民初馬來西亞錫礦巨擘並新加坡一代富豪陸佑之子）遇空難過世前的出品幾乎全皆精品。遲至80年代中，筆者自歐洲回港工作，在《號外》雜誌創辦人之一、前電懣董事鄧小宇不斷撰文介紹，另加早期香港電影節上映一系列電懣出品；尤其看過歌、舞、影奇才葛蘭領銜主演《曼波女郎》之後，簡直對電懣作品及旗下演員激賞，其後好長一段時間從電影節、電視國語長片、錄影帶、VCD、DVD……到如今網上download，一直迷戀此期間的優質電影出品。

葛蘭、尤敏、葉楓、林翠、王萊、陳厚、張揚、雷震、喬宏、田

青等等電影精靈的演出百看不厭。那夜朋友飯敘，大家與葉楓姐姐兒子、脊椎神經科林醫生 Vincent Lam 談起，分享了雖八十歲，望去猶似六十葉楓的近照。美人即是美人，歲月悠悠留下的痕跡並不過分無情，大家都看到過去超級美人葉楓今天仍然腰背挺直、面貌娟好，的確先天及上天的恩賜。

葉楓作品中，尤以與林翠分飾兩姊妹，劉因甲與王萊演出父母，與喬宏、田青演對手笑片《長腿姐姐》，與穆虹、林翠、蘇鳳演四姊妹，王元龍飾父親，共對手陳厚、雷震炮製《四千金》，還有徐述作品改編，葛蘭、尤敏與葉楓掛頭牌的巨片《星星、月亮、太陽》絕對永留影史，隔了半個多世紀再看，仍然吸引。



■有「長腿姐姐」之稱的葉楓外形冷艷高挑。作者提供

有關狗狗的三個故事

閒來無事，在手機上打開新浪微博，隨意翻看朋友的貼子，在一則新發的消息中，有人讚美一位女性，說她心地柔軟、善良，是現實生活中難得的好人。原因是她樂善好施，不僅如此，發現流浪貓狗餓得瘦骨嶙峋，遂動悲憫之心，成立了個流浪貓狗救助站，陸續收容了四十多隻流浪着的「毛孩子」。為了這個救助站，她先後投入130多萬，不僅賣了自己兩套房子，還辦起一個咖啡館，招牌上寫：館中所有收入，均捐獻給救助站所用。

這個貼子引來一些人圍觀，跟貼的人有感慨的，有支持和讚美的，還有人看罷扔下兩個字：「有病」。扔下「有病」二字的人不多，翻遍全部評論也只有三人，也不知在評論中跟貼「有病」的人是不是真的病入膏肓了，而我卻知道，他們是病得不輕，而且這病屬於遺傳的那種，除了能在他本人身上潛行終生，還會蔓延下一代，禍及幼小的心靈。等他們開始「病」發的時候，這個遺傳下來的怪病就會逆行，最終施於這些冷漠地評價別人的善舉為「有病」的人，那時，他們也許早已經老了，不僅僅是當年幼子的父母。

這兩個字不重，卻特別地讓人看着心冷，第一感覺就是看去刺眼難受。既然這兩個字讓人感覺刺眼，那它只能遭到一些如我一樣的人們的蔑視和反擊，反擊到何種程度？反擊到被一些陌不相識的人諷刺挖苦，而我也從骨子裡對他生出鄙夷——這些麻木的、灰暗的靈魂，如何敢在朗朗人世間曝光？我甚至想，要不要也用惡毒一些的语言去和他們對陣。然而最終，我沒讓這些字眼從嘴裡崩出，只施以冷笑、鄙視，把那些有關他們的信息一個個屏蔽，不再多看一眼。

按照他們的邏輯，收留流浪貓狗是病，心底柔軟也是一種病，若不，怎麼會有這樣的人去跟貼——「有病」？假如心底柔軟和善良也是一種病，大凡心底柔軟、善良的人，在這些人眼裡都是呈現出病態的，因為他們的思維與這些「病」人大不相同，這就是他們唯一的道德認識和評判。病在他人，只要沒有人進行揭露，哪怕身上正在招姐，也以為健康無虞。所以他們認為，那個年輕的愛心女士，就是中了這種病的「毒」。

幾天前看過一篇文章，題目十分醒目——《警惕那些道德婊》。好大的一頂帽子，把

那些只講道理而不去行動的人罵了個淋漓盡致。看完後，我竟有些害怕，當有人把所有的道德指責和說教都認為是「道德婊」的時候，我有些惶恐，我就是經常這樣教育下一代的，特別是我自己的兒女。用道德標準要求他們好好做人是我一慣的教育方式。但文中早已闡明了論點，那就是要求別人者，首先要自己做到，否則不配去教育別人。這個我非常贊同，我教育孩子們的，必定是我所堅守的，言傳身教，這點問心無愧。

鏈接在微信群裡轉發，並且轉發者眾。看來與這三個字有關的人，實在是不多了，讓人看了竊喜。有一日，朋友救治了一個被車撞傷的狗狗，那個開車的人是教書育人的先生，車上還帶着他的女兒。狗在距離家門不遠的地方玩耍，不是一隻而是四隻，四隻狗在路邊玩耍，先生竟能一個油門加過去，導致一死一傷，而後揚長而去。面對化作肉漿的狗以及狗的主人，沒有一句道歉的話語。

只是我很納悶，那麼多的四隻狗呀，司機真的毫無察覺嗎？不會因為牠們只是些狗，所以讓司機以為大可不必給狗讓路。狗的命太賤了，狗死了傷了，不會落下埋怨，更不會有人記恨報復。這件事發生之後，果然如石子擊水，幾聲歎息過後再也沒人提起。可受傷的狗卻一日不如一日，傷口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在六月的天裡發炎潰爛，危在旦夕，終於在受傷一周之後被救助中心接走，送進一家寵物醫院救治，目前情況良好。

愈是害怕聽到這樣的消息，這樣的消息愈是每天傳來。前幾天，朋友在微信圈裡發的一個消息，讓我很是揪了下心。這則消息是，他們發現了一隻流浪狗，這是一隻小母狗，還生育了幾隻狗孩子，狗媽每日緊緊護着剛出生的小狗，哪怕是出來覓食，眼睛也頃刻不離簡陋的狗窩，讓人感慨不已。讓人感慨的是，曾經看到過幾則令人憤慨的消息，有對年輕的父母，為購買一部手機而不惜賣掉親生的孩子；還有一個繼母，因為孩子不是親生而虐待致死，等待他們的不光是法律制裁，還有網民的唾罵。我敢說，那繼母不是一個好繼母，那父親也不是一個好父親，一個好父親，眼睛對孩子總是不離左右，怎麼會讓繼母的惡行一次次得逞？賣孩子買手機這樣的爹媽也是奇了，若讓狗媽知道，會不會發出一聲長長的悲鳴？

悲哀的是，正當有人發現了牠們，準備約

醫療失當

作業簿

林作

早前在網上看到一篇關於鄧桂思女士醫療事故的報道，內容大意為醫管局調查委員會指出涉事醫生警覺性不足，因太過繁忙為求盡快完成手上工作而開漏藥，有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報告只求脫身，又沒有交代是否懲處涉事醫生，難以令人接受。

在我的角度，絕對是十分同情鄧女士的情況，畢竟去醫院自然認為醫生會把自己治理得妥妥當當，所以因為醫療失當而出現嚴重病情會覺得憤慨、委屈是很正常的。而近年醫療事故的發生亦好像愈加頻繁，媒體甚至議員紛紛把矛頭直指前線醫護人員。

讓我們了解一下鄧女士所前往的專科門診部（SOPD）。據我了解，因為求診人數眾多，醫生一般要在3小時內看35個病症，換算起來一個症他們只有少於6分鐘去應付，中間還要填表格及預約時間等等。6分鐘，到底可以做什麼？難以想像。報道中曾提及兩位涉事醫生曾經以12分鐘去看鄧女士的病症，其實已經不能說是得過且過，敷衍了事。再加上有關該類病症的醫院守則裡一直存在着灰色地帶，老實講我實在不能說涉事醫生是「做錯了」。

問題的根源很簡單，人手短缺，資源不足。怎麼解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們、媒體甚至議員，不應該對前線醫護人員窮追猛打，甚至叫罵着要懲處他們。此舉除了會寒了他們的心影響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少了兩名醫生，誰去替代他們？是那些一副義正辭嚴樣子去為病人「討回公道」的尊貴議員嗎？我們需要的，不是一些只為銷量而去迎合大多數意見去寫報道的媒體，而是肯花精神、時間去探究問題以令公眾了解事實的全部，從而找出解決該問題的方法。

我們需要的，亦不是一些只會在公眾面前做做樣子博見報以作政治資本，用來日後獲取選票的議員，而是一些真正肯在議會上改變現狀的議員。

好愛心人士前去救助時，那窩狗狗已經死了。他們去晚了一步，狗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已經慘遭小區一位彪形大漢的殺戮，地上除了一道道血跡，沒有留下一個活口。據說，那個大漢的獨子擦癢了狗媽的孩子，狗媽反抗，於是小子的父親憤而報復，慘案發生。當救助人員趕到時，狗媽一家五口早已命赴黃泉，再也不怕人類的追殺，不受人類的歧視，不懼生死，無恙無慮，不再為一口飽腹食物而受盡冷風苦雨了。狗的命，就是這麼低賤。

然而低賤的牠們，在幾百年幾千年的歲月長河中，仍然有相當多的人熱衷於養一隻狗，有的甚至於養兩隻、三隻。過去是看家護院，今天也是看家護院。因為狗的忠心，而不約而同地去相信一隻狗，把自己一生的財富寄望於狗的忠誠。但是，一旦牠們生病或者遭遇不測，便會遭到主人的遺棄，究其原因，是怕花錢給牠們治病，於是牠們由看家護院的忠臣，淪為人人喊打的流浪兒，這是人類的悲哀，還是狗們的悲哀？

總喜歡一句話：像海綿，把苦難往上一截，便滲出些同情。從前，我是不喜歡狗的，但當有一天我也養了一隻泰迪狗狗後，我才知道狗是這樣的可愛，牠懂人語，通人性，我的心開始變得愈來愈柔軟起來。由於心底的那份悲憫，看不得生活中的一切苦難。但有些人是不知苦難的，他們就是落於苦難，也知向人們求救，不會坐以待斃，只是他們永遠都不會翻檢自己的經歷，不會感恩，亦喚不起他們的良知，故而也不會有什麼自我反思和譴責之類，反思與譴責，不屬於他們的人性以及認知範圍。

由此可見，柔軟和善良並不是一種病，真正「有病」的人，是那些一慣用「柔軟、善良、美德」來包裝自己的人，這種人才是得了皇天大病，當你發現他時，他已無法拯救，無藥可施。



■可愛的狗狗，其實對主人是非常忠心的。

網上圖片

《射鵰英雄傳》之「最」

演藝叢書

小蝶

正在播映的《射鵰英雄傳》快到尾聲了。這齣由內地拍攝的金庸劇很有其魅力，自開拍以來，一直都受到很多觀眾喜愛，而且屢屢被網民「頒發」最多之「最」。

相信獲得最多「最」的應該是一眾女演員的美貌。這齣劇的女演員盡顯內地演藝界美女如雲的優點。劇內瘦燕環肥，濃妝淡抹，差不多多位都是美人。網民說此劇的黃蓉是歷來最美的，同意。李一桐一張俏臉水靈靈的，慧點可人。又說穆念慈是歷來最美的，我不是不同意。不過，孟子義的臉孔似乎美得不夠自然，而且造型師沒有收起她那雙大耳，與我心目中的美人的形象有些少距離。當梅超風仍是梅若華時，本來是一名美人。可惜後來變成「鐵屍」，模樣可怖。我上網看米露的時裝照片，原來她很年輕，梅超風的造型將她塑造得老了很多。

所以，她也應是最美的梅超風。令我意想不到的的是鏡頭前的韓小瑩也是美女一名。由於韓小瑩不是要角，小說中也沒有強調她的美貌，

所以通常都沒有找美女來擔演此角。肖茵（或是藺茵呢？）在《射鵰英雄傳》中的妝化得真好，令人有眼前一亮之感，比起她在時裝劇中美得多。

不過，若說到最令我大跌眼鏡的是分別飾演李萍的曾黎和包惜弱的劉芊含。我的眼鏡如何跌掉？話說此劇剛開始時，家人叫我看兩位女演員一起演出在牛家村中過着安靜愉快的日子的其中一幕，然後叫我猜猜誰是李萍，誰是包惜弱。我當時覺得那條問題實在多餘，因為當然是漂亮的那位是包惜弱，不漂亮的是李萍。所以，我先指着曾黎，後指着劉芊含。當我知道答案時，我的下巴差點跌至胸前！不是吧？包惜弱應是全劇最美的女角，完顏洪烈連受傷至快要死去時仍然為她的美貌吸引，可見她是何等漂亮。

可惜劉芊含卻只像是飾演李萍，我很好奇導演為何有此選擇？因此，我不用等待網民的「頒獎」，我自己已經給曾黎「最美的李萍」的封號。

在內地拍劇有另一個優點，便是可以全實景

拍攝。華山論劍啊？就在華山取景；提到大漠嗎？大隊就往大漠去。即使不是在真實的地方拍攝，也可以營造出似模似樣的桃花島出來。千軍萬馬可以拍出來，各式各樣的優山美地也可以攝入鏡頭內，叫人彷彿好像欣賞一幅幅醉人的彩色中國畫。

此劇另一項「之最」是有很多新臉孔。據說開拍此劇前，策劃人有如此決定：將資金花在製作之上，如武術指導、美術指導、特技拍攝、佈景製作等，務求盡量忠於原著，這個消息已經叫向來被迫看將原著改得亂七八糟的劇集的金庸迷大喜。

跟着，策劃人不聘請收昂貴的大明星演出。沒有大明星坐鎮嗎？不用擔心，他們找來一批較新而漂亮的臉孔，自行培育大明星。這個商業策略非常成功——當電視劇的製作認真、水準高、武打場面好看，還有俊男美女可看，收視怎會差？而當全國人都在看你，誰有份演出主要角色誰就會紅起來，你怎會不走紅？自家捧紅大明星，算盤不是打得更加如意嗎？